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脾胃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脾胃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脾胃病类/鲁兆麟主编.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1. 4
ISBN 7-80159-116-X

I. 中… II. 鲁… III. ①医案—汇编②脾胃病—
医案—汇编 IV. R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1670 号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脾胃病类

鲁兆麟 产奇瀾 王新佩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 1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5.25 字数: 64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9.00 元

ISBN7-80159-116-X/R·004

序

“医案”之书，古已有之。它有立体与直观的效果。能反映医家当时的辨证思维、选方用药之特长、治疗得失成败之所在，包罗万象，引人入胜。

“医案”通于史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淳于意 25 例“诊籍”，而使《汤液经法》的“火剂”由此而流传。

先圣张仲景读史于“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缅怀先贤，奋起直追，终成泰斗。可见“医案”涵有史学之意义，岂可轻视之哉？

夫禅宗之有“语录”，兵家之有“阵图”，围棋之有“棋谱”类也。孟子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惟吾医家之“医案”有理有例，有案有戒，读之其味隽永，用之而又神奇，集名医先贤于篇帙之间，可以谈心，可以神游。无怪乎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而良有以耶！

鲁兆麟教授，重视“医案”之学，又虑其年代湮远，而濒于失传；不畏艰难，与医学同志严寄澜、王新佩诸君，历时数载，选出数百家名医医案，约有六百余万言洋洋大观。名为《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夫此书之著也，承前启后，使“医案”臻于完备，而又总其大成。不言而喻，对《内》、《难》、《伤寒》、《金匱》之要义，临证之经验，亦尽在其中矣。

余今年八十岁，垂垂老矣，喜读“医案”新编，不禁手舞足蹈而乐为之序也。

劉渡舟

编写说明

一、本书收集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及《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已故的名医医案，也收录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之医案。共收集医案专著 200 余部，选录医案 1500 余则。

二、为了准确地反映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所收医案均摘自原始资料。

三、《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的分类按：温病类、伤寒类、肺系病类、脾胃病类、心肾病类、肝胆病类、气血津液病类、经络肢体及杂病类、外科骨伤科病类、妇科病类、儿科病类、五官科病类划分。各病之医案均按成书年代先后编排。

四、本书中药物的计算单位均保持原著原貌，未予统一。

五、部分医案后附有按语、注解等，均为原著中所有。

六、所收医案均注明出处。

前 言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是汇集我国名医医案精华,反映各家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案学著作。

在我国医学史上,曾有两部医案名著问世:一为明·江瓘《名医类案》、一为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二书将先秦到清代中期的名医医案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它们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自清代中期以后,尚无人对名医医案作过系统地整理研究。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系列丛书是继《续名医类案》之后,将清代中期直到新中国初期谢世的各家名医的医案进行了广泛的收集,经反复筛选、整理成书,填补了这一历史时期医案收集整理的空白。同时,将《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按病症分类,归其各科分类书中。这套丛书共收集名医 400 余家,选录医案 4 万余则,涉及内、外、妇、儿、眼、五官、骨伤等科 400 余种疾病,按病症分类,每种病症有 30~70 个医案,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可以尽窥各地名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医术之圆机妙法。对于广大中医工作者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案凝聚着医家的心血和经验,最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可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贡献,医案最著”。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若能掌握古今名家之医案,有如拿到祛病除疾的万能钥匙,可借鉴前人的经验,应用于临床。本书形成一个完整的医案学学术体系,为广大中医工作者提供一部较完整的医案学参考工具书。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学术水平,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编 者

2000 年 10 月于北京

目 录

呕吐.....	(1)
反胃	(62)
酸	(83)
附:嘈杂	(100)
纳呆.....	(103)
痞满.....	(116)
宿食.....	(154)
奔豚气.....	(170)
胃痛.....	(181)
腹痛.....	(262)
胀.....	(391)
呃逆.....	(463)
噎膈.....	(495)
泄泻.....	(539)
便秘.....	(707)
狐惑病.....	(779)
饮食伤.....	(780)
痞.....	(794)

呕吐

杜壬

安业坊有闾家老妇人患呕吐，请石秀才医，曰：胃冷而呕，下理中丸至百余丸，其病不愈。石疑之，召杜至，曰：药病两相投，何必多疑？石曰：何故药相投而病不愈？杜曰：药力未及，更进五十丸必愈。果如其言，石於是师法於杜。

王普侍郎病呕，饮食皆不得进，召孙兆治数日，亦不愈。后复召杜，杜曰：治呕愈呕，此胃风也。遂用川乌一两，净洗去皮脐，不去尖，以浆一碗煮干，每个作两片，复用浆水一碗煮尽，更作四片，细嚼一片，以少温水下，少顷呕遂止，痛既少息。杜遂问曰：寻常好吃何物？曰：好吃甘甜之物。杜曰：是甘甜乃膏粱之物，积久成热，因而生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王服其说。（同上）

毛公弼有一女，尝苦呕吐，求庞安常医，与之药曰：呕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则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呕作，不可为矣。公弼既还家，以其女嫁归沙溪张氏，年余而孕，果以呕疾死。

臧中立毗陵人，客鄞崇宁中，徽宗后病甚，中立应诏，以布衣麻履见，命之人诊，出问何症？中立对曰：脾脉极虚，殆呕泻之疾作楚。和药以进，且曰：服此得睡为效。至夜半果思粥食，不一月获安。赐归，诏出官帑，予地筑室南湖以居焉。

《名医类案》

政和中

一宗人，病伤寒，得汗身凉，数日急呕吐，药食不下，用丁香、藿香、滑石等药，下咽即吐。许曰：此正汗后余热留胃腕，正宜竹茹汤。用之即愈。

《名医类案》

薛立斋

府庠沈姬文母，患脾虚中满，痰嗽发热，又食湿面冷茶，吞酸呕吐，绝食，误服芩、连、青皮等药，益加寒热口干，流涎不收，闻食则呕，数日矣。迎治曰：脾主涎，以脾虚不能约制也。欲用人参安胃散，惑於众论，以为胃经实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剧。忽思冬瓜，食如指甲一块，顿发呕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药愈剧，复邀视之，则神脱脉绝濒死矣。惟目睛尚动，口寒淫於内，治以辛热，然药不能下矣。急用盐艾附子炒热，熨脐腹以散寒回阳，又以口气补接母口之气，又以附子作饼热贴脐间，时许神气少苏。以参、术、附子为末，仍以是药加陈皮，煎膏为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於口，随津液咽下即不呕。二日后加至十粒，诸病少退，甘涎不止，五日后渐服前剂一二匙，胃气少复，乃思粥饮，后投以参术等药，温补脾胃，五十余剂而愈。

一人汤药入口即吐出，六脉洪大有力，此因地道不通，故气厥上行，而食物难入耳。不更衣已十日余，服承气等汤俱不纳。曰：秘结日久，涌逆势盛故也。止沸莫若抽薪，遂用蜜导去燥粪数升，呕吐即止，调以养血清火之剂而安。

《名医类案》

张景岳

吴参军因食蘑菇致大吐大泻，医谓速宜解毒，以黄连、黑豆、桔梗、甘草，枳实之属连进，而病益甚，胸腹大胀气喘，水饮不入。延张诊，投以人参、白术、甘草、干姜、附子、茯苓之类。彼疑曰：腹胀气急，口干如此，安敢服此耶？阅日愈剧，再求治，与药如前，且疑且畏含泪吞之，一剂而呕少止，二剂而胀少衰，随大加熟地以兼救其泻亡之阴，前后凡二十余剂，复元如故。盖蘑菇之为物，必产於深坑枯井，或沉寒极阴之处，其得阴气最盛，故肥白且嫩也。今中其阴寒之毒，而复解以黄连之寒，其解毒之何？兹用姜，附以解其寒，人参、熟

地以解其毒伤元气，此疾之所以愈也。

金氏少妇素任性，每多胸胁痛（肝火），及呕吐等症，随调随愈，后於秋尽时，前症复作而呕吐更甚，病及两日，甚至厥脱不省（肝火）；众谓汤饮不入，无策可施。一医云：唯用独参汤，庶几万一。张诊之，其脉乱数，且烦热躁扰，意非阳明之火，何以急剧若此。乃问其欲冷水否？彼即点头，遂与以半钟，惟此不吐，且犹有不足之状，乃复与一钟，稍觉安静。因以太清饮投之，有谓此非伤寒，又值秋尽，能堪此乎？不与辩，及药下咽，即酣睡半日，不复呕矣。后以滋阴轻清等剂调理而愈。大都呕吐多属胃寒，而复有火症若此者（此病火症极多，张偏於温补，故有此说）。《经》曰：诸逆冲上，皆属於火。即此是也（多属胃寒，又是何说）。自后凡见呕吐，其有声势涌猛，脉见洪数，症多烦热者，皆以此法愈之。（以多属胃寒及自后二字观之，张生平於此误亦不少矣。盖此症良由肝火上逆，故暴急如此，而曰阳明之火，其孟浪可知）

《名医类案》

周慎斋

一人饮食如常，每遇时作吐，大便秘结，其人必苦虚忧思，脾气郁结，幽门不通，宜扶脾开窍为主。遂以参、苓、白术，以苍术拌炒炙甘草各一钱，煮附子、乌药三分，水煎服愈。

一士郁热呕吐，用竹茹、山栀各三钱，陈皮、茯苓各二钱，甘草一钱，煎成加姜汁五匙，热服而愈。（大还）

《名医类案》

陆养愚

李厅因饮后劳攘，下午饮酒数杯，遂觉脐下小腹作痛，升至胃院即呕，呕讫痛止，少顷又从下痛上，复呕，讫痛缓，自后痛呕益频，自疑中毒，以淡盐汤、藿汁探吐之，一无所出。医投藿香正气散不效，其脉浮按细数，稍重即伏，沉按甚坚。曰：此饮食过饱急遽所至。

与润字丸百十颗，令淡姜汤服之，少顷连泻数行而愈。

《名医类案》

龚子才

梁太守女患头晕呕吐，闻药即呕，诸医束手，令以伏龙肝为末，水丸塞两鼻孔，用保中汤，以长流水入胶泥搅沥煎，积冷顿服而安。

信陵府桂台殿下夫人，善怒，怒即呕吐，胸膈不利，燥躁不宁，腹痛便秘，食下即吐，已八日，心慌喘急危甚，诊之六脉虚微，此血虚胃弱，气郁痰火也。与二陈汤加姜连、酒芩、炒梔、当归、酒芍、香附、竹茹、白术，入姜汁、竹沥，二服而安。

《名医类案》

张路玉

曾余弟妇患呕逆不食者月余，服宽膈理气二十余剂，风致绝粒，而痞胀异常。诊之脉得虚大而数，按仲景脉法云：大则为虚。此胃中阳气大虚，而浊阴填塞於膈上也。因取连理汤，方用人参三钱服之，四剂而痞止食进，后与异攻散调理而康。

嵇绍有胸中寒疾，每酒后苦唾，服萎蕤得愈。草似竹，取根花叶阴干，昔华陀入山见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寿百岁也。

陈良甫曰：胃热呕吐者、手足心热。政和中一宗人病伤寒，得汗身凉，数日忽呕吐，药与饮食俱不下，医者皆进丁香、藿香、滑石等药，下咽即吐。予曰：此症汗后余热留胃脘，孙兆竹茹汤正相当尔。亟治药与之，即时愈。

有妇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烦乱，四肢冷渐，无脉息，凡一日半，与大承气汤两剂，至夜半渐得大便通，脉渐生，翌日乃安。此关格之病，极难治，医者当详审也。《经》曰：关则吐逆，格则小便不通。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名医类案》

张子和

柏亭王论夫本因丧子忧抑，不思饮食，医者不察，以为胃冷，血寒之剂尽用，病变呕逆而瘦，求治於张，一剂涌泄而愈。归家忘其禁忌病复发，大小便俱秘，脐腹撮痛，呕吐不食十日，大小便不通十三日，复问张，张曰：令先食葵羹、菠菜、猪羊血，以润燥开结；次与导饮丸二百余粒，大下结粪；又令恣意饮冰水数升；继搜风丸、桂苓白术散以调之；食后服导饮丸三十余粒。不数日，前后皆通，痛止呕定。张临别又留润肠丸，以防复结；又留涤肠散，大便秘则用之。凡服大黄、牵牛四十余日方瘳。论夫自叹曰：向使又服向日热药，已非今日人矣。一僧问张云：肠者畅也，不畅何以。此一句尽多。

按：子和之医，大抵此法行之耳。丹溪云：凡病人欲吐者，切不可下之，逆故也。纵使二便复秘，可行疏通，亦中病而止，然后养其气血，润其肠胃，庶乎标本之治。乃羸瘠之人，服大黄、牵牛四十余日方瘳，岂理也哉，违圣人之法，以欺后世，恐非子和之笔也。孟子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学者详之。（《医学续编》原序）

《名医类案》

薛立斋

一妇人少作呕，口吐涎痰，面黄腹痛，月经不调，手足逆冷，此内外俱寒之症，遂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而愈。

一男子食少胸满，手足逆冷，饮食畏寒，发热吐痰，时欲作呕，自用清气化痰之剂，胸腹愈胀，呼吸不利，吐痰呕食，小便淋沥，又用五苓散之类，小便不利，诸症益甚，曰：此脾土虚寒无火之症，故食人不消而反出，非气膈所致。遂用八味丸、补中益气汤加半夏、茯苓、姜、桂，旬日乃愈。

一妇人因劳役，发热倦怠，唾痰欲呕，或以为火症，用清热化痰等药，反大便不实，无气以动，此寒凉复伤中气，形病俱虚，用参、

耆、朮、草、麦冬、五味、陈皮、附子，治之而痊。后复劳，经水数日不止，众以为附子之热所致，用四物、芩、连、槐花之类，凉而止之，前症愈甚，更加胸膈痞满，饮食日少，仍用前方去麦冬，更加茯苓、半夏、炮姜，数剂渐愈，又用当归芍药汤而经止。但四肢逆冷，饮食难化，不时大热，此命门真火衰，脾土虚寒之假热也。用八味丸半载而痊，又服六味丸三载而生子。

宋理宗呕吐不止，召杨吉老治之，问用何方？曰：辛热药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热药冷服，药成放井中良久，澄冷进服，一啜而吐止。

《名医类案》

施笠泽

邹翁患呕吐，遍身疼，不能转侧，医为疗其呕吐矣。然眠食犹未完也。诊之曰：风入於经，其脉乃凝，留结不散，寒痰中停，四末不掉，三焦不行，亟疏其风，亟调其经，气和血平，转侧自能。先用苏合丸以通其气，随用导痰汤加桂枝、沉香、白芍，一剂即熟睡，觉而展转自如，再用六君子加沉香，数剂而安。

《名医类案》

马元仪

袁某患小腹厥气上冲即吐，得饮则吐愈甚，诸治不效。诊之两脉虚涩，右尺独见弦急。曰：人身中清气本乎上，而反陷下，则为注为泄；浊气本乎下，而反逆上，则为呕为吐。今病正在下，而不在上也。下焦之浊气上腾，则胸中之阳气不布，故饮入於胃，有上壅而不下达耳。《经》云：云雾不清则上应白露不下。非地道不通，浊气何由而降，呕吐何由而止？以调胃承气汤，一剂下宿秽甚多，继培中气而愈。

张司马子妇患病胸中满结作痛，饮入则呕，涌出痰涎多成五

色，已数月。或主攻克，或主补虚，卒无一效，至七月中，病转危迫。诊之两关尺虚微少神，体倦神倦神烦，胸中结痛，按之愈甚，此正气内伤，阴邪内结，攻之则伤其正，补之则滞其邪，当以仲景脏结之法治之。用黄连汤加桂，甫一剂呕吐顿除，再剂胸中满痛亦释，次用理中加桂汤，数剂而安。

张景岳曰：沈姓者业医年及四旬，极劳碌，因癩疝下坠，欲提上升，用盐汤吐法，遂吐不止，汤水不受，如此一日夜，复大便下黑血一二碗，脉微如毛欲绝，此盖吐伤胃气，脾虚之极，兼以盐汤走血，脾不能摄，从便而下。令速用人参、姜、附等，以回垂绝之阳。忽一医至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尚堪参附乎？宜速饮童便，则呕可愈，而血亦止矣。病者然之。及童便下咽，即呕极不堪而毙。

《名医类案》

冯楚瞻

蒋公子精神素弱，吐血阴亏，调理初愈，忽又梦遗，大吐不已，六脉沉微，曰：梦遗俗名走阳，阳更伤矣。大吐不已，又已阳矣。急以附子理中汤去甘草投之，到口即吐，又以白通之类，然拘不受，沉困数日，上不能入，下不能出。适有进西洋药酒一方，神治关格吐逆之症，内皆辛热纯阳之药，能破格阳之阴，又烧酒力猛辛烈，直透丹田，令照方修治，饮之即不吐矣。遂以参附峻补之药，陆续渐进，调理而痊。

《名医类案》

程从周

吴君用尊政年三十六岁。四月三十日，因怒其婢，未遑责治，其夜卧床郁郁不乐。次晨，五月朔日，又未发泄，胸次已觉气胀不宽，乃以腌生萝卜啖粥，午间吃饭亦用萝卜，而夜间亦然。三时俱吃此

物，不无生冷过多，因而饮食俱滞。至夜间，呕吐大作，先吐粥食，继吐痰沫，连日吐之不已。已易数医，或消导，或顺气，或开郁，或降火，俱无寸功，而日加重，勺水不能入，药饵不能存。延至半月，事势已急，方邀余诊视。见其左脉弦而带软，右脉浮缓无力，及询其受病之源，而症属阴寒，前药何以得效？丹溪云：明知身受寒气，口食寒味，即宜温中。况今年当夏至之后，天气应热而反凉，时令不正，人衣夹衣，又食萝卜太多，詎非身受寒气，而口食寒味者乎？余乃用茱萸、干姜、茯苓、白术、陈皮、藿香、枇杷、制半夏之类：一剂而吐止，数剂而痊愈。后因怒触复吐，照前方加减，治之而愈。

《程茂先医案》

李用粹

徽商朱圣修内人，呕逆吐食，出多入少。皆利痰白沫，眩晕气急，半月有余。大肉尽消，治者咸谓反胃，谓吐沫，脾败已无救矣。干余调治，手少阴脉动甚，两尺滑利，为结胎之兆，而见恶阻之候，非翻胃也。用人参、橘红、白术、半夏、苏梗、桔梗、赤苓、砂仁、枇杷叶、伏龙肝，水煎服三剂而吐减，数剂而全瘳，后产一女。

茂才虞葛来，少年多欲，醉饱无惮，初患胁痛，继而嘈杂，渐成反胃。医久无效，邀家君往视，见面色如土，而上两颧稍带赤色，六脉细数，饮食即吐。历览前方，颇不相胶，但四君、理中频服不瘳，知病不独在中州也。信为无阴则吐耳，况诸呕吐皆属於火，而季胁又属肝肾之乡，即以地黄汤加石斛、沉香。愈后一载。秋前旧症复发。适家君有携李之行，干予诊治。左关弦长，知怒气伤肝，故现独大之象，用加味道遥散而安。又两月，因劳忍肌恣酒感怒，前症蜂起，较前尤甚，六脉虚栗，胁胀闷，卧则气塞欲绝，此大虚而得盛候，为脉证相反，法在不治。伊父强请立方，仍有逍遥散，更医用小建中汤二十余剂，胁胀稍宽，痛则仍在，咯血稠痰，腥秽难近，复干余治，往者虚栗之脉，变成蛛丝之细，两眸露白，气促声嘶，脾元大坏，肺气

孤危，此肺痿之恶候也。时冬水将弱，春木方强。延于冬者得肾水之相助也。记初十立春，木气临官，肺受其侮，脾受其乘，岂能再延耶？果歿于初十之寅时。

歿人，方李生儒人，向患左胁疼痛，服行气逐血之剂，反加呕逆，甚至勺水难容。脉左沉右洪，明属怒动肝火来侮脾阴，过投峻药转伤胃气，俾三阴失职，仓廩无由而化，五阳衰惫，传道无由而行。所以中脘不通，食反上涌，斯理之自然毋容议也。方以异功散加白芷、肉桂于土中泻水，并禁与饮食。用党参五钱，陈仓米百余粒、陈皮一钱，生姜三钱，加伏龙肝水三碗，煎耗一半，饥时略饮数口，二、三日后方进稀粥。庶胃气和而食不自呕，依法而行，果获奇效。

《旧德堂医案》

郑重光

吴言修封翁夫人年近六十，素有痰饮证。发则胁肋大痛，呕吐屡日，痰尽则痛吐自止。乙亥首春，痛吐已六日，前医以宣气、利痰为主，用旋覆代赭石汤加吴茱萸、干姜，药皆不纳。第七日召余，左右手六脉皆伏，推筋着骨皆无，水饮不能下咽，似属逆证，而声高音明，坐起如常，厥逆、汗出等症，此吐甚伤气，致脉全伏。当以温里为急，用干姜、附子、人参、半夏、茯苓各钱半，吴茱萸五分，一剂即下咽不吐，再剂相安得寐，四剂痛止。但脉不出，继进米汤，三日后脉出如丝，大进粥食，脉始全见。嗣后每痛吐，脉必伏，用前药即效。痛吐止后数日，方能服白术理中等汤，而甘草竟不能入剂，用则必吐。至壬午年四月，痛吐数日不止。因年增气弱，即痛引肩背，欲食冷物，畏亮阴躁，以幔蔽窗，有虚阳上越，痛吐亡阳之机。余每剂用人参四钱，附子三钱，姜、夏、茯苓各二钱，而病者坚不服参。不得已，暗加人参，大剂温补，三日方阳回躁定，去蔽窗之幔，不畏亮光。嗣后常服半碗丸，则饭食多餐，而姜、附子剂，居恒不能久辍。人之脏腑虚寒，此固世不多见者也。

王以宁兄壬戌年患呕吐证，食毕片刻即吐出。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全不介意，起居如常，吐将百日，百药不效。余作下焦翻胃，以八味地黄汤两倍桂、附治之，吐止后得腹痛证，乃肾气虚寒，动气冲击，为粗工攻积，大下几脱，因而致虚，此受害之始也。越四、五年，先因便浊，渐致寒精自出。年逾四十之外，因怒而耳聋，用聪耳药当归四逆皆不效，参、芪亦不效。一朝或聪，则十数年前吐病发矣，饮食肥甘不厌，食亦不少，但食后片刻即大吐，或多或少，吐一、二月，又不吐者一月。每吐必因怒起，如此屡吐屡止者年余。吐久伤气，则胸背大痛，用人捶按，如吐未尽，则痛在肋肋，必俟徐徐化下乃已。渐至阳气大虚，妄见妄闻，胸背气冲而痛，坐不能卧，寒战发热，大汗昏冒，足痿不能立，手不能举，寒精不禁，阴茎全缩，小便淋漓，下体浮肿，日虽能食，然有粒米不存者，种种败证具见。自己治棺而专任于余，不肯易医。始终以苓桂理中汤为主，用人参三、五钱，附子、干姜、苓、桂、半夏各二钱，约服千剂，吐甚加服半硫丸。若上焦虚热，则用三倍桂附八味地黄料，水渍为丸，日服不辍。若中宫虚冷，则用苓桂理中料各等分，但甘草减半，以枣肉为丸，相参而服，亦终年不辍。如伤风咳嗽，坐不能卧，则用当归四逆汤加附子、茯苓、半夏、杏仁、姜、枣，仿温肺汤之法。如斯处治，历病四年，或丸或汤，未尝间断。渐致策杖能步，或日全食，或吐一餐而渐愈。此证本于便浊伤精，肾脏虚寒，阴邪上逆，所谓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肾病失吸入之权，脾虽能纳，而肾不能收，反逆上而成反胃。数年内有一月作不吐者，二、三次每因怒而复，盖怒则气逆也。初病食后即吐，将愈则朝食暮吐，遂渐不吐，弃杖而步行，此下焦反胃，而非上焦隔噎。以胃气本厚，幸未投疏气伤中之药，虽呕吐四年，全用参、术为君以培上，桂、附为臣以益火，未经劫治，任医得专，故能十全斯病也。

方哲先足在室令爰，夏月恣食瓜果，伏暑霍乱，泻止而呕吐不已，已三日矣。他医用藿藿二香汤，皆吐不纳。第四日延余而脉细